



詹鐵牛文集卷之九

疏

募中元水陸疏

鰲水詹賢左臣



自佛氏有福田利益之說以爲人苟一念輒善冥冥之中卽有司其報者士君子耻言虛無往往詆其說爲妄爲誕然揆之上天陰隲之理與蒸民秉彜之性未嘗不與福田利益之說相爲符合善乎蘇長公之言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得酒吾爲之體適



詹鈞生文集 卷之九  
以此顛推云胡不然吾樂于天下 一丸地也自甲寅  
之變鬼哭于野民嘆于郊蒿目傷心難以名狀迄今  
三十年來規模漸復然而風俗之美貽之自上修救  
之法責之在人就令世道人心盡返乎敦龐渾噩之  
遺而治益思治安益求安以林總之人情上質仁愛  
之天心無亦共此未雨綢繆之意乎邇年以來邑之  
好善者流逞逞倡爲中元水陸以西方之教護持東  
土舉凡幽明上下一切不平之務皆得借彼梯航消  
除悔吝今不舉者九年矣雖神道設教似亦儒者所

不必言然此以誠感彼以誠應誠至則格被者遠誠  
至則發越者長且誠之所積爲太和故宇宙之間消  
其戾氣誠之所蒸爲大順故民物之衆得其權心將  
所謂至誠感神者毋乃在是卽遠而質諸佛氏福田  
利益之說有不一而二二而一者乎吾願自今以往  
樂城內外雞犬桑麻之盛肩摩轂擊之聲長與一片  
鰲川屹然千古而有心者又時引大雄氏清淨寧一  
之道陰導而默相之由心田以致福田春而種秋而  
穫卽作須彌芥子觀可也諸君子聞之當必穆然思

勃然起而相與以有成也無以余言爲豐干之舌可乎

。薦處士謝翁潭疏代妻

伏以白鴈宵征已斷南來之翮黃鵠夜泣難招西去之魂惜花人逝而桂萼將芬瓶供依然几上愛月庭空而水輪乍湧鏡臺宛在閨中八地何辜呼天莫應吾夫孤情磊落傲骨嶙峋作文賦於髫齡早擅岐嶷之譽夢筆花于弱冠旋歸風雅之林寶樹堂中群推後起烏衣巷裏足紹前徽乃當頭角漸露之年忽值

河山迭換之代竊念鸞衮累世將移孝以作忠因之蟻視浮名竟韜鋒而歛鏐抗節倚雲霄而上隱矣焉文放懷在山水之間貴不如賤晉綱常於草莽固知一往深情寄泉石於膏肓豈是三生薄命數十年騷壇領袖腋聚千狐幾百里詞苑羽儀苞含九鳳等身著作到處搜金匱之藏過眼年華頃刻赴玉樓之召何來二豎遂畢今生爲裘鮮負薪之人乏嗣真同伯道定論在蓋棺之日考終何異黔婁挾鷗鷺以同盟其來久矣拉猿鶴而下淚謂之何哉冠履徒存空向



夢中索夢藁砧何在漫勞山外看山傷哉韵友登堂  
孰解玄亭之字慘矣高徒遶座誰傳絳帳之經由是  
邛寶笈于西方慈津有岸因而啟靈函于東土黑海  
無波珠雀影邊憑慧光而接引木魚聲裏聆梵唄以  
追隨伏願生歡喜心得解脫法侍玉皇之案逍遙紫  
府清班登金母之堂彷彿緝宮真宰依舊花攢錦簇  
爲再來之人從新璧合珠聯友天下之士遄歸有覺  
早證無生

募修朝陽庵疏

釋氏亦一學耳然吾黨高明卓犖之士卒未嘗離而  
去之得無以其衣鉢番傳宗雷不墜其于儒者尊尊  
親親之旨不大相刺謬歟不然通都大邑梵刹迦林  
比比而是卽降而遐陬僻壤亦必有一二祇園蘭若  
爲之點綴煙波阿護巒嵐舉有道君子皆群焉棲心  
惕志于其間此其故爲何化邑屬匡山之陰利竿之  
與其來久矣邑之仁貴鄉舊有朝陽庵委荆榛者垂  
數十年僧宗真欲募而新之介同學周子自周謁予  
言爲勸獨時至今日豈惟嘆空囊于瓢笠方且彈長

缺于詩書求如王百穀所云損君今日金錢酬爾他  
年福慧匪惟不信抑亦未能審若是則雖現菩提身  
而說法得毋豐干饒舌乎周子曰不然納須彌於芥  
子化如芥於一莛卽此以推安知其不有所濟也因  
題數語以報之

募戒衣疏

余寓灤水之三年歲值辛卯元旦以公事過楚道經  
孔礪之一宿庵老衲廣容歡然留之淪茗相話忽有  
一物從几下來嚶嚶焉作聲若俯伏狀余目不耐遠

睨而視之有似龜挪鼈跛者然窈亦不知爲何物也  
廣容請曰此矮僧慧愷從小孤山雲遊掛單於此聞  
客至頂禮問訊余詫之曰此殆非物也耶其人也其  
僧也噫異甚繼而下榻其間所寓之室與慧愷禪扉  
相望余每從櫺隙中窺之床不滿三尺中列一座反  
高二尺餘慧愷去地尺五仰視案頭諸物巍巍如在  
天際奮然一躍梵語琳瑯聲徹戶外不啻如螻蟻之  
鳴霄漢也益異甚因是緝閱經本大都不過斷簡零  
帙絕無所謂支那撰述者中有一冊爲崑陽王道士



初真戒律揭而讀之內有信衣淨衣洞衣等說圖式井然慧愷凭几狂哦朝夕此編余于是呼之而前曰以爾從事西方聖人之教而所習者乃黃冠家語得毋悖謬實甚慧愷曰釋道分途也而此心不分道主修真釋主悟禪有志者倘能體清淨而觀感應安知不可以轉修鍊而證菩提其心同其理同也卽僧今日意欲募緣十方共成戒衣一襲揆之王崑陽所稱信衣淨衣洞衣之說豈有異乎余不禁擊節曰善乎慧愷之言衣也進于崑陽矣就形體而論以尺五之人成一尺之衣爲費幾何好善者斷無吝而不與之事慧愷從此坐破蒲團百九年之壁夫安知不與豕頭陀鵝行者其証無生上乘哉慧愷合什曰一肚皮不合時宜被居士道着呵呵是大解人





針芥豈乏同心，所幸道合雲龍先達。久擅傳鉢，况乃  
誼聯風雨。後來應讓積薪，是以擇日摘文同堂課藝。  
昂頭奮翼，將投虎榜之網羅。領異標新，大振雞壇之  
旗鼓。吸清芬而書心得，花樣總不猶人。延蒼綠以寫  
性靈，繡譜傳來自我。其或挽五石弓如擲，三寸管勢  
必鳴鼓而攻。若能行七步路而湧萬斛泉，何難奪幟  
以往。金聲擲地，亦數花籌。玉屑漫天，聞商酒政敬掃  
廬而延竚。期聯袂以偕來，凝眸望後旌。俾群弟子準  
繩班班立雪，跂足追前武。祈兩師臺領袖濟濟登雲。

所有條規備陳于左。

○ 賀耿嶽生司馬壽啟

伏以皂蓋凝祥隄柳獻瓊筵之彩，朱旛漾錦岸桃呈  
玉島之香。分五馬以著修和六邑，花浴湛露借一鸞  
而司恬養千家。簾捲慈雲北斗輝騰，南山翠滴恭惟  
臺下人間太乙。天上長庚袍笏薪傳奕葉壯山河之  
氣，縹緗鼎盛振繩。晉弓冶之光，姓字久膾炙於楓宸。  
望隆作楫聲華偶播揚於花縣，政擬懸魚偉績駕龔  
黃。風煦鬱孤臺畔，新綸催頰牧霜青。羊角山頭二千

石已得重臣尚借雲霓於象嶠五百年篤生名世猶  
依日月于鸞坡征軺揚霄漢之輝奔馳驛路曳履動  
星辰之色舞蹈天墀携御篆南來馥染黃堂金組聽  
僊笳西下聲傳紫府瑤卮晉三祝於華封參差鶴放  
頌九如于天保縹緲鸞鳴斗望旣尊天休宜迓某門  
題凡鳥身等枯鱗蒲質荷栽培亦解呼春含咲樛材  
邀斧削曾經傍墨圖成昔者密邇絃歌喜共流水高  
山之調今茲迢迢劍珮徒篤江雲渭樹之思志切瞻  
天情輸縮地望黑頭宰相無由覲清淺之塵懷赤膽

端揆有意効岡陵之句抒寸心而申燕賀葵向丹陽  
裁尺幅以致鴻私芹搜綠沼螭臺周召長爲王國之  
羽儀鷺序臯夔永作盛朝之楨幹惟期俯鑒無任寵  
榮

。請高可園明府春讌啟

伏以岸梅擎嫩碧調羹借玉鼎之才隄柳報新青視  
草兆金門之信噴幽芬于鰲水群知湛露無私吹佳  
氣于蓉山共道陽春有脚潘花漸發玉鳥徐騫恭惟  
閣下冀北驂騮關東鸞鷲縹緗世掌光凝萬點丹鉛



縷珮家傳彩映千條紫綬惟忠孝之澤彪炳乎玉冊  
金滕斯麟鳳之祥焜耀乎嵩生嶽降允宜借鴻猷于  
補袞暫且搏象力于栽花簾引慈雲已見千郊之黻  
黻車隨膏雨方欣百里之沾濡緋桃雜艷李以呈芳  
芟開露棘社鼠逐城狐而遁跡化作雲鳧老筆裁詩  
戴此日之烏紗無殊白面英齡聽政卜將來之赤鳥  
尚在黑頭某青眼謬邀紅塵夙墮雞壇唱和久知岩  
社之有騷人雉野徘徊竊聽巷衢之歌衆母但東家  
之顰眉屢效羞見苧蘿惟北海之雅範嘗親素欽芝

宇乃者韶光乍轉淑氣方來條風吹草砌之香水壺  
凍解旭日鼓花城之艷綺席妍生况印鎖螭文不妨  
觴飛夜月且蒲懸雀署須教筆掃春雲敬獻荒筵虔  
聆雅嘯借金針而商風雅馥吐香銷依銅漏以採珠  
璣輝聯燭影菜羹陳几上依然水飲吳江花勝挿琴  
邊不亞徽流渤海曷勝鵲喜竚望鸞鷲

○ 賀同年傅晉植四十壽啟

恭惟臺下南山萃秀北闕儲英雄才驚吐鳳之奇久  
裕蒼生霖雨偉業擅轡龍之蘊旋收紫禁風雲桂斧



經磨已燼三條之燭柳袍待染將騰萬里之波邇者  
竿浸堤蓉弧懸圃菊四十載松筠骨岸星麗月恒千  
百年龍馬精神河清海淺虎兒將抱擎萱草以忘憂  
鴛侶長諧對棣花而溢喜愧乏丹籠彩鶴鼓翼堂前  
聊憑碧漢飛鴻陳詞座上芝尋繡谷須賡杞李之章  
芹採鰲川竊效藿葵之敬天壽平格醉斯時之綠醴  
掩映黃花地擁神仙卜他日之黑頭從容赤舄遙祈  
電矚仰切雲瞻

○ 賀李楷臣明府新任啟

恭惟閣下北海清標函關紫氣鄴侯架上網羅萬古  
縹緗供奉詩中酣恣一天風雨攬轡切澄清之志道  
合都俞縮符勤撫字之思功弘保乂星輶催遠道千  
家迎潘岳之花風驛擁新綸萬里躋王喬之鳥調羹  
望重漫試烹鮮補衮才高暫勞製錦立覩膏流四野  
雉城炊玉粒之香行看光映三台螭陛應金枚之上  
某探囊鮮智學冶難工飄泊潯水之波攢眉莫濟局  
促匡山之麓奮翮何期黃卷堆愁五技已窮於鼯鼠  
青毡托跡一枝暫寄夫鶴鷄值此惠日普臨之時知



唐錄牛文集 卷之十一  
五  
爲德星下賁之候牛刀甫試游刃發禮樂之矧鳳翥  
高騫蜚聲曳雲霄之履遙擬仙舟之渡頌起歌廉空  
懷竹馬之迎緣慳御李梓鄉心切宜鱸舍之遠憶神  
君泮沼榮分喜覓封之得依慈父敬瀝葵傾之素特  
申芹曝之儀月漾冰壺倘邀月旦之高評爲龍爲寵  
風行粉署或使風塵之下走學海學山錫炤爲祈啣  
懷曷罄

○ 答林總戎餽湖筆啟

恭惟麾下濟時頗牧名世伊周胸次韜鈴展出金城  
一函掌中方畧擎來鐵柱千尋仁心靖潯水之波化  
行南國巨手作廬山之障光映西江已看治不下堂  
旋見功成上考風輪催馭隨邀拜闕之榮雪驛馳鑣  
遂荷專城之寄劍戟依六龍而並耀帝曰欽哉絲綸  
挾五鳳以同飛王言大矣某菰蘆陋品苜蓿閒曹幾  
度謁轅門快挹雅歌投壺之韻頻年依虎帳常披輕  
裘緩帶之風惟彤弓盧矢之頒催人遠道故渭樹江  
雲之感觸我遐思忽逢蓬使之臨正慰元戎之望更  
貽瓊札兼拜瑤珍展閱霜毫每虞千鈞之重倦言雲

唐錢牛文集 卷之十一  
誼奚啻百斗之醕從茲騰入夢之花竊恐江淹才盡  
自此學臨池之草敢言逸少名高揮洒之餘恍霏玉  
屑運用之下如度金針但歌必謳廉兩浙之新猷益  
振且竹應懷寇九江之舊澤難湮所望懸玉印以佩  
金章名齊李郭行看勒珠崖而標銅柱功等范韓目  
盼中台神馳南羽

復戴省齋同官啟

伏以融風送煖香凝萬卉之葩麗日初長綠襯千條  
之柳點綴九江桃李自愧無能平分三月煙花方欣

有託情殷下榻願切同舟恭惟臺下人頌偉人世推  
名世羨朝陽之鳴鳳給諫抗疏欽玉殿之傳臚毛詩  
露穎一時師表窮經獨擅大方百代典型振羽堪儀  
上國願挹芝蘭之座遙憐枳棘之棲某景山有懷觀  
水無術當簡書之錫命久望雲旌值芳翰之臨門聊  
抒日憶從此潯川溢浦喧傳安定之風聲自茲陶徑  
庾樓掩映芝陽之雨氣伏願鸞旂速賁雀馭先驅早  
接揮塵之談芟開茅路長聆叩鐘之響震動芹宮肅  
復魚箋聊申燕賀



詹鐵牛文集卷之十一

鰲水詹賢左臣撰

引

全城紀引

蓋聞墨胎勞宣聖之述無隱不彰賓石藉史欽之傳  
雖微必闡先考全城一事靖兵戎於郊野敢曰帶緩  
裘輕崇俎豆於里閭漫云憂先樂後雖遺行晉於先  
世安敢借稱說爲美談而懿德同在人心庶幾得文  
章爲公好所望名人碩士墨可流珠先達鴻儒毫堪

夏玉錫烘雲之雅句摘詞虎繡陳思推愛日之微忱  
擲管鵝籠逸少其有惠余琬琰悉嗣壽諸棗梨

星會條例引

會之以星名也象于天掇于地網羅于交遊晉接之  
間感發于詩酒淋漓之致蓋各以實副實以名傳也  
晉公袁君負才風逸羈棲下僚書法詩學各擅其勝  
簿書之暇又時作綠綺三弄以寄其高山流水之思  
余稔其才樂相唱和蓋有年矣一時興酣耳熱採邑  
中諸君子聯爲一會搜奇選勝檢韻分吟酒政茶風

迭爲賓主事成而索余言予時把盞問天仰觀河漢  
間纍纍如夜珠璀璨儼然身坐琉璃屏中因語晉公  
曰昔陳仲弓過荀季和家夜見五星聚垣太史奏五  
百里內賢人聚今君之佐理花封治聲燁然而又能  
與其鄉之聞人魁士深相締結麗澤之益其上蒸于  
牛斗之墟乎晉公曰謹受教請申條例于左

一會友

心神相契社結耆英形跡俱刪會名真率古人樂  
與素心人數晨夕者良有由也但人不必以數拘



如以數則斟酌于八人十人之間坐立既妥動靜亦宜蓋少則寂而多則濫所以慎交遊孚意氣者莫妙乎此

一會期

花徑塵封偶因客掃蓬門鑰緊特爲君開聚散離合之間不可無制會期每月以三次舉行美景良辰各隨所便先日小東一約自辰而集及酉而罷如遇花月勝處風雪佳時秉燭少留酌以一更卽散不爲長夜之娛防蕩也

一會地

溽暑豐林凝寒燠室佳矣然主人或不得其地則挈榼尋山移樽就水借他人丘壑抒自己性情亦殊不俗但須先期通知明日設會某處庶使諸友顛聚始無參差昔人所謂各得其宜者此也

一會事

飽食終日固屬庸人撚髭苦吟亦殊累已值會之日主人携筆墨研箋候諸友到一巡茶過主人命一題或拈數韻或立一體賦詩一二首才儉者不

拘他如彈琴對奕較射投壺度曲徵歌薛山問水  
能者從之俱所不禁

一會具

華筵盛饌奢靡傷風楚舞吳歌荒迷賤桂蘇長公  
每食一爵一肉有客則三之今仍其制爲三筵每  
設二席脩二菜一每筵一行酒二巡中加湯餅一  
巡末加飯一巡筵中豐約由人但求適口療饑而  
止飯後散步一回復設果菜四盤小飲酒不計觥  
盡量而止強勸者罰坐中或猜枚或行令或自爲

清歌或互相雅謔悉從賓主之便酬酢之間致足  
樂也

潯陽雜喙引

易之言曰純粹以精純者不雜之謂也文章一道莫  
妙於純而卽莫不善於雜然當境遇不齊之會紛紜  
糾結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方寸之間其所存養  
者有幾匪惟純也將并其雜者而亦去之嗚呼可不  
悲歟余年來跼踖匡山之下華墨俱捐性靈將燼返  
裏自問萌蘖何存良堪太息然逐境情生隨事意起



唐鑑卷之十一  
四  
不禁塗鴉嚼蠟觸手紛來揮灑之下自忘其愚遂已  
堆朶成編蓋吾亦甚幸吾雜矣倘天憫其窮假以歲  
月俾泐然此身得以浸淫酣恣於篤實輝光之內夫  
安知雜者之必不可進於純乎因顏其帙曰潯陽雜  
咏

集唐駢句引

蘇長公研銘云研先手壞可也萬一手先研壞將若  
何余生平不諳字學然性酷好書又喜爲人作書書  
成而世俗之貿貿者亦間以可稱之於是採集唐詩

之兩語工肖者拈爲一聯又從古詩中緝閱原本擇  
其句法清新者雜錄之以備揮毫之用蓋以我馭古  
則古卽我也夫豈曰優孟衣冠而已耶遂名其冊曰  
手不先研壞

詹鐵牛文集卷之十二

跋

陳右文索畫墨蘭跋

鰲水詹賢左臣譔

昔人云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僕一羶潦  
倒獨酌孤吟空則似之而芳於何有庚寅春陳子右  
文自都門言歸紆道相訪烹魚剪韭數共昏朝慰藉  
綢繆彌深欵曲豈清泉白石蔓草寒崖之際賞音遂  
乏人乎固知以無用爲用者其用仍未可量也質之



詹鍾牛文集 卷之十二  
陳子以爲何如

年譜圖咏跋

昔鄭谷作鷓鴣詩妙絕一時故至今有鄭鷓鴣之稱薛簡肅公知成都作春遊詩人號薛春遊可知詩之佳者不在多而其所以得名者必不以少而見遺也今讀董子幼成年譜圖咏十八首字字生情章章入畫雖起悔庵於今日與之面質於揖青亭上其敢以門外漢三字爲唐突乎世有學古者閱此帙而定其名曰董西堂亦無不可

處士謝翁潭全集跋

今屠維赤奮若之歲予叨簡命設教潯陽束裝之頃檢點敗筆殘書付之行篋竊謂冷淡場中多此一番遊戲將來問字者寥寥勢必浪擲居諸從何追悔因取故友謝翁潭先生遺藁一大束載之擔頭聊爲遣愁排悶之計及入鱸舍生趣索然果與出門時所料若合符節搔首問天之暇因擇其尤者排纂編較倩友人董子幼成手錄之閱一載遂得成書嘻憊甚矣夫以翁潭萃一生之心血畱遺至今上之不得吮墨

抽毫附入西清東秘之府次亦不得邀當代之名人  
魁士生光剗劂流布雞壇而其殘光剩響僅僅以身  
後之品題委之於可有可無之士如予者則翁潭之  
幸不幸爲何如哉後之讀是集者可以廢然而返矣

家藏誥命冊後跋

賢幼孤不自植立然由父而身由身而子而孫四世  
食文章之福矣敢自昧乎憶自髫齡受書以來往往  
拊心自疚惟懼隕越廢墜以遏佚前人光乃竟忽忽  
悠悠振拔無路屈指四十年中夜几孤檠嚴霜烈日

一經挫我兩髮催人韓昌黎有言莫爲之後雖盛而  
弗傳三復此語未嘗不舌橋而涕零也且屢經喪亂  
之餘家計蕭然先代典章化爲烏有丁巳蕩平之三  
月方閉戶讀書忽有老僕張紹貴者手誥命一冊踉  
而前曰此先主人發蹟原委僕曩侍左右尚存刊本  
一帙今仍以授爾子孫惟珍藏之無忽因是伏思我  
祖以前明萬曆甲辰進士從浙江遂安縣令起家閱  
歷宦途者二十餘年後由中州左藩以卓異內陞北  
京光祿寺正卿隨因權璫魏忠賢竊國不屑阿附閑



任歸林大節循猷至今膾炙人口賢生也晚既恨不獲親承其色笑故凡所爲捍災禦患奮武揆文諸大事亦徒得之故老之傳聞誌乘之紀載卽金綸玉札之焜煌頒自內府者俱蕩焉泯焉盡委諸水火盜賊之中而謄黃繕本所存無多止寥寥然僅得于臧獲紀綱之徒亦殊堪自悼矣于是什襲藏之不敢遺棄暇卽稽首莊誦諷味之下彌覺體裁峻整字句齷皇大哉王言不可思議爰於荒遐淒冷之鄉敬勒數行以誌悲感且以貽訓子孫無忘所自覽此者其以爲

遼東之鶴可乎若夫奮揚先烈光顯前猷竊有志也而未逮焉亦或徐徐焉寓目以觀其後

張弘蘧太史集唐詩跋後跋

同官劉三英以風雅自擅人有作必倚韻和答三英家瀲水其邑大尹爲吳江張弘蘧太史以庶常左遷燥詩名者垂二十餘年予與三英倡和之下屢叩之曰張公一代詩豪也子素叨欵洽亦曾一窺其枕中之藏乎三英曰未也繼而南豐湯若人以事往楚途次間出古文數藝相質中有張弘蘧太史集唐詩跋

一則予讀其詞味其旨因思能詩家自出心裁獨抒  
已見猶屬易事若欲採古人之謳吟合一已之聲韻  
羅九苞之鳳聚千腋之狐而能使其中有不易之宮  
商叶自然之節奏嗚呼詎不難乎予携其跋復叩三  
英曰張公集唐詩見於湯若人之後跋者亦既章章  
如是而子亦未之見耶三英曰未也予往年索居無  
聊間亦好爲集陶集杜單句以觸巧思而集唐成律  
則未能也因歎張公之詩惜乎未能一覽而三英以  
詩人自命卽其鄉有鼓吹詞苑之太史竟漠漠焉覲

面而不相知也其故何哉因題數言以存渴慕之意

萍踪偶紀跋

閔君五玉以善卜鳴於時巨公名人多禮下之予至  
潯水間一叩其胸中之奇與之談易抉幽闡奧一切  
機祥吉凶洞若觀火繼而問其所以五玉六歲時卽  
以瞽廢所得之書俱由耳受因是乃嘆吾輩日抱兔  
園冊子屈首孤窓雙眸炯炯尚有開卷了然掩卷茫  
然之弊異哉五玉亦何淹通博雅如是而不知其善  
於詩也一日新雨廉纖大風四起五玉着屐過訪酒



醉耳熱口授一絕贈予予卽席倚韻且謂之曰吾幾以卜人誤君矣俄而五玉以昌江遊紀進復以萍踪偶紀進頃刻之間宛然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爰表而出之以爲天下之有目者愧焉善卜云乎哉雖然五玉匪但能詩又工琴予常過其廬清越之聲泠泠出戶外竊以爲此中固大有人在也其敢以一隅之見相天下士乎他日者午夢初醒松濤乍息予又將以平沙落鴈之調招五玉而問之

詹鐵牛文集卷之十三

鰲水詹賢左臣譔

尺牘

答吳古牛先生

先生高蹈樂志鴻名遍滿寰區書厨肉譜敏如五日熟記漢書其人者真具萬夫之稟若弟區區陝府鑄犢奚足顧盼乃不鄙下交千里郵筒飛來雲翰讀之令人蕩蕩默默如不自得其所以獎進後輩之意過人遠矣所作雙牛賦僅抽兩京三都之一班耳假使

得讀全集其爲咋舌下汗又當何如是以不敢追和  
渴仰山斗識韓御李知在何時惟有夢繞古岡想見  
先生抱膝隆中作梁父吟草堂睡足窓外日影遲遲  
而已但遠辱修問投而不報于誼不安只得勉和來  
韵二律以寄遐思然雷門之鼓久已自慙惟先生暫  
息大聲俯聆細響不勝榮幸外附拙刻小詩暨先君  
全城紀奉覽倘不惜如椽隻句單詞光分泉壤使一  
行之善得附大名以垂不朽其爲感佩又不啻山之  
高而水之長矣臨墨神溯不盡

答郎趙客少尹

大名妙琢久從西堂餘集中想見一班及敝友董小  
白閱歷名區歸示佳刻覺湖山村舍生面重開賴此  
大手筆關千古未有之奇頻年饑渴之思爲之一慰  
每恨江分左右親炙無由乃蒙不鄙庸陋遠錫珠璣  
如親咳唾欣幸奚似弟伏處山陬見聞旣隘裨益無  
多東家之輦自忘其醜洪吟獎借學步邯鄲亦聊以  
助葩壇之一噓耳白露蒹葭徒作天際真人之想爲  
之奈何



再答吳古牛先生

先君子全城一事雖未必有德桑梓然其心頗誠其志彌堅井里間祠而祝之在邑人之誼固然然亦足以見直道之猶未泯沒也但歲時伏臘不過邨社酒漿聊供燕享今得高文老筆光耀泉臺九原有知想必三薰百拜矣况屬其苗裔者乎從此編入大集藉以壽世榮幸何極銘謝銘謝但其僻在深山小巫面目實爲可憎大匠準繩又遠在千里之外隔面提撕悵鬱殊甚倘不鄙固陋獎進來學幸於郵筒中時時

惠我好音也翹切翹切

再答郎趙客少尹

有明復社執牛耳者半屬江左偉人吳劉風徽至今未墜時做鄉陳艾諸公亦得分司旗鼓聲氣感通夫豈偶然今幸老年翁偉抱碩才後先輝映庸劣如翁毫不鄙夷迢迢千里遂訂神交兼以針灸時投絕不屏逐于門墻之外其爲慶幸又當何如先考全城一事至今里黨間尚掛人口但村舍禱祠未免一隅自限茲荷鴻章寵錫光照泉區他日刻入大集藉以永

垂不朽凡我子孫其銘佩寧有已時耶俚作二章自知形穢但以合先祖功在桑梓老年臺譽滿雞壇作述之隆其堪千古擗管之下竊愧荒唐亦聊以寫彰美傳盛之意云爾郵筒若便時盼德音

答闕嘉謀

臯比在四十里外遂覺真人天際聚晤爲難然葭蒼露白之思未嘗一日忘也尊翁高隱林泉寄懷騷雅塵縛如翁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悵悵者久之忽讀瑤吟如親玉唾竟以狂瞽之見妄爲更評自覺

敲推無當大雅拙序如命呈閱索癡西子着糞如來  
總祈知我者諒我

投歐陽彥瑜

客冬把臂羊山不覲芝眉者忽週一載停雲落月寤寐爲勞每念老年臺擁書萬卷何減南面百城兼以墨采筆光度越前代屢從友人扇頭壁間獲覩如椽覺秀骨高撐逸韻橫流趙董風規宛然再世刻下文宗案罷想老年臺稅駕有方未及馳候行臺彌深罪歉敬附側理數張特求大筆以作楷模使龍翔鳳翥



之章森列案頭諒亦有道所不棄也。昨年于會非鳴集中得讀王令公序文知令先君詩古文詞久壽劄劄可知一代偉人雖聲華足以流被當時然傳世行遠必藉令子文孫以垂不朽靈光無恙非偶然也。倘便鴻相貽祈惠一帙賜教詎非學海中一大梯航乎。臨池瞻禱不盡。

答原以持

時掌教  
白鹿洞

自戊子小齋話別隨以冷淡名色遠陟荒城忽忽悠悠頓經三載屢從邸報中洞悉起居知老年臺道德

文章數爲當路引重榮分蘭譜殊暢遠懷邇者弘開講幄作吾道之干城南豐辦香燁焉未燼蓋不特爲今日之斯文幸也私擬榮登臯比尚俟涼秋不意絳幘深處久霏玉屑缺焉修候反辱先施負罪何如弟客况難堪涉世欠妥久思拂袖以保踈愚奈俗情一攫卽有不能自主之勢然今冬來春不得不求一解脫法門窮而思返今正其時所望老年臺人以地稱德以時兼抱負遭逢兩獲其勝將來繫籍聖賢留宇宙不刊之業使大江以西仰高山而深嚮慕夫豈僅

爲不材第一人之私願乎倘有著述卽祈惠教俟容  
趨訪以擴大觀

詹鐵牛文集卷之十四

鰲水詹賢左臣譔

贊

關夫子像贊

奈何哉鳳眼微舒蠶眉陡起掀髯而思餘恨未已所  
易者人謀之臧所難者天心之忌嗚呼庶幾乎識春  
秋之大義

龔公望像贊

其致儵然以清其神湛然以穆故倚石而囊琴亦掀



髯而捧腹松籟朝霏桂華秋馥鶴步能閒茶風可浴  
彼童子者何知亦委蛇而伴其山間林下之所足

先妻龔孺人遺像贊

其來也吾不可得而知迨其忽去也伊于何止二十  
載之春秋竟忽忽焉如彈指胡爲乎留隱痛于億萬  
斯年乃有此紙噫卽余又安知其何以至於如此

傅鶴山年伯像贊

先生之心渾金璞玉先生之貌寒松野菊先生之才  
天掀日浴是以其前也或隱於山或藏于匱其後則

停鸞而峙鵠蘊蘊兮隆隆彬彬兮郁郁我儀圖之其  
古之大有爲者而無往不足

黃寂庭像贊

畫者意也然其神之炯然以清其致之脩然以雅每  
于毫楮間得之亦真而不假想翁之生性天陶寫想  
翁之沒優游泉下想翁之年耆英洛社想翁之後冊  
麟紫馬世世子孫其披圖而考焉庶幾遇其人於角  
里柴桑之野

陳應求像贊

乃如之人丰容端楷疑爲田鳳正襟危坐有似茅容  
箕山潁水之客漢陰河上之風其入城也長搨三寸  
之管其在野也時憇一窩之松則見開顏而咲其咲  
維何庶幾將成通德之里而爲高門之于公乎

楊瑞寰像贊

嘻哉是殆姚平仲之隱青城山歟抑亦張晉侯之事  
辟穀功成身退悠然自足雲水心腸煙霞面目眉秀  
肌豐皓素如沐不御金貂返我初服不畫麒麟蹠蹠  
一幅靜侶莊陪鑪香馥郁傍侍雙姬築脂削玉執拂  
掃塵捧經善讀俯視世間有如蕉鹿崖石流藍高山  
出瀑亭兮息兮琅玕青竹固無羨乎尚書之槐大夫  
之松更何取于茂叔之蓮淵明之菊

劉四郢像贊

噫嘻此翁胡爲乎有取于松疾世之假胡爲乎有取  
于石安吾之野道蹠蹠綸巾儼雅其貌可親其心  
可寫與童子周旋其間蓋靜觀水火之銷鎔夫亦足  
以槩襟期之瀟洒

自題小像贊

坐石臨水一  
童子牽牛



牛如吾意泉石松際吾以牛貴琴書高寄自西而南  
浩然一氣胸有慧珠力無餘地非此中有百千萬億  
之禪夫何取乎世予號鐵牛本此

堅白杖爲董雪樵贊

擱擱擱何用着索索索姑行樂追隨于兩大之間相  
與忘言庶幾伴此翁之矍鑠

吳小坡像贊

展如之人兮杖履幽閒鬚眉儼雅紫芝爲鄰長松作  
舍問壺天之甲子已週咲滄海之揚塵初下坐石可

以忘言餐雲勝于嚼蔗于于焉與童子相俱而不知  
其時之歷春秋而冬夏其殆與天爲徒者歟亦何羨  
乎香山之英洛水之社

詹鐵牛文集卷之十五

鰲水詹賢左臣撰

雜著

活魚說

鐵牛子以熱故晝息于床有氣從櫺隙中入穢不可當起而覓其處不得也已而縱步軒外作解脫法其穢如故忽見缸石上小竹迎風搖動青翠索然爰以缸水澆之穢愈甚童子指而駭曰缸蓄魚者四今死其三矣可奈何余因俯而嘆曰甚矣憊其魚之不幸



矣乎命童子以手挑之其二已挺然如直木其一體  
雖僵呼吸猶在心竊哀之而莫解其所以然童子駭  
而指曰穢在斯穢在斯缸水經月不換積熱而成穢  
理固然矣夫何怪魚之不自保其身乎余曰死者死  
矣其將死而未卽死者若何童子曰去其故納其新  
生之道也于是操長綆汲深井引清泉而注之缸縱  
魚于其中始焉而驚動繼焉而目張終則圍圍洋洋  
舉全身而浮沉隱現視昔有加焉而死者竟不死矣  
童子曰此舉良善予亦曰善吁嗟乎世之不能潔清

塊文章虎繡陳思不數郊寒島瘦鵝籠逸少何殊柳  
骨顏筋雖慚作礪之能妄爲甲乙聊效攻玉之助謬  
托丹青將來五色雲題預卜榜花之璀璨他日三條  
燭燼先占筆陣之縱橫用傾藿葵無吝珠玉

前府憲陶雲楊公請祀名宦看語

看得某以名儒而登上苑由內翰而典專城熊軾高  
騫皎月漾潯陽之水磨符坐縮福星迎匡岫之雲循  
譽本于仁心歌興五袴文章蔚爲政事瑞啟雙岐保  
釐東郊上下協剛柔之德巡行南國中邊流愷悌之



聲清節無慚於四知大猷遂譜爲三異持危保泰撫  
綏切桑土之綢繆勒亂除殘談笑來兩階之干羽禁  
採物而安衆澤被叢林建隍廟以安神功銘城社庫  
吏革而衙無積蠹五屬畏烈日嚴霜猛虎驅而路少  
驚鴻一時盡和風甘雨作人拔雋縹緗騰奎壁之光  
飭兵歸農甲冑化耨鋤之象三載考績都哉五百年  
之名世澤遍九江萬姓攀轅行矣二千石之重臣喬  
遷三楚芳踪旣媲美于前哲偉烈宜風示于後來是  
以骨岸雖湮口碑猶在懋甘棠而隕滄治擬吳公撫

自息汶汶焉以穢而自危其生者夫豈獨一魚也哉

○ 會課德化縣學示

照得雲漢騰輝天無文而不麗江山助俊地有傑以  
斯靈况帖括爲對揚之先資而揣摩卽獻替之前兆  
維茲化邑夙號名區潯水深兮白浪鼓文淵之浩蕩  
廬山高矣青巒映學圃之崔巍以故靖節里中孤標  
尚在因而濂溪祠內真諦仍存且代產英流傳鉢素  
推夫先達矧世多名雋積薪無愧于後來某霞舉未  
能泥蟠已久半生弱力銷磨螢火囊中一捻癡腸抑



鬱龍鱗榜下正疑烏鵲懷三匝之懼何意鷓鴣借一枝之棲謬適大方忽邀微命雷門布鼓聲既隔於微茫月府晨星光復窮於遠照僭擬參苓藥籠濫擁青氈敢言桃李公門遙臨絳帳幸諸崇臺春風廣被既上比菁莪棫樸之遺卽爾多士化雨頻沾豈徒工月露風雲之句且朝程夕課已有專司則夏誦春絃寧乏同調奈宮牆非故難聯接席之歡而庖厨未經莫遂投餐之雅用是分題試藝因之考業論心拭喻糜以惜分陰點綴陽春煙景鋪側理而成兩藝收羅大

寇竹而興思情深賈子惟秉彛之好歷歲月而不刊故俎豆之歆薦馨香而罔愧請祀名宦實慰輿情

公舉生員李蔚鄉飲看語

看得生員李蔚襟期淡遠器宇真醇世德作求弓冶紹前賢之烈先民是式箕裘延後嗣之昌幼習訓誥之書隨聲成誦長攻制科之業舉手全篇靜裏生豪不廢供奉之酒貧中誇富長對鄴侯之書問心持丘壑之盟讓積薪于時髦點額歛雲霄之翮遂傳鉢于佳兒私室磨礪洵無慙于衾影公庭疎遠豈有意于



逢迎一座盡引繩切墨之人儼若耆英結社同堂皆  
說禮敦詩之彥何殊通德稱門舉赴賓筵式光國典

歸舟紀事

歲在癸巳之三月予奉憲檄謝潯陽學政事與同庠  
宋子堯章輩話別東郊由大孤塘買棹而歸廿七日  
辰刻舟抵青山距南康五十里其地防守鄭君參崇  
雅與予善擬便途訪之遙望鄱湖一帶波平如掌隱  
隱涼颺從朱輪熠耀中拂人襟袖私意揚帆而上與  
鄭君握手論心直一瞬事耳能無快甚俄而舟人匆

匆繫纜且進而請曰厨粟罄矣倘不趁此買米勢將  
懸釜待炊予曰惟爾便時同舟數十輩裹足逡巡不  
謀而合一似有人焉禁之使止者然即予之訪舊情  
殷舉前此浩然一往之意不覺頓息既而買米者歸  
舟將欲解纜去忽一人揖而言曰上岸陟小坡不數  
武爲桃花庵亦廬山支派也盍往遊乎予笑曰昔人  
謂身到處莫放過且意庵名甚美若從桃花蓊鬱蒼  
萃中擴一祇園法界必大有可觀遂相與踴躍而登  
及抵其地庵則庵矣而前後左右杳無紅艷半株供



人指顧故予和壁間詩云爲問此中衣飯輩種桃道士幾時還蓋傷之也會山僧以熱茗相款大肆談鋒不覺逗留將午徐拉伴趨舟爲長行計豈期滃雲陡起濁浪迷天颯颯狂飈與怒濤爭觸頃刻間竟有崩山倒海之狀時湖中上下艤艘漂沒者無筭予舟雖以買米遊山之故羈栖岸側無如奸人數十隊驅使輕舸往來如鷺以拯溺爲名實則暗行竊掠耳目之間亦殊不自寧耐少頃忽然澎湃一聲自後梢來環抱舵梁截爲兩楸幾葉桅檣幾如柳絮旋空顛狂莫

定泥水隨風捲入蓬窻一切書帙衣囊漬濕殆遍器皿震動鏗鏗然作聲徬徨四顧將無完物斯時也予亦怖甚因是疾呼同舟者避崖上獨予一人兀坐孤航以占氣候自午至酉始覺波靜風平幸獲無恙蓋若輩之驚魂莫定恃予以無恐脫或悚惶無措其有不敗乃公事者幾希且士君子臨危遇變貴以鎮靜將之然其間亦必有天焉未可誣也由是道路間有傳予被溺者時德化邑侯殿颺張公暨府庠同寅函三胡公皆遣人沿湖覓予狀獨宋子堯章乘夜肩輿

走百里追至南康且携白鏹數十金叩鄭君署訊予  
行踪鄭君語以故于是作書郵予暢然而返嗟乎宋  
子之匍匐挾貲奔馳于星月泥濘之下意其中有沉  
痛而不忍言者矣獨予也一官匏繫落拓言歸其于  
宋子固有不能淡焉漠焉者乃不謂宋子之於予雖  
在離合患難呼吸存亡之秋其用心苦而爲慮周者  
竟復如是誰謂古人之風之不再見于今日哉越五  
日舟過西山鄭君遣人致書兼貽果餌且具述宋子  
星夜負金叩門駭愕情狀至詳且悉及閱宋子札于

中不過慰藉勞苦數言而其餘則未之及也審若是  
則宋子之有德于予而又默默焉不自詡其功其過  
人遠矣他日天假其便與宋子歡晤于煙水亭前流  
連話舊其能不俯首而流涕耶予感其意因援筆記  
之且以爲當世之交友者勸焉時章江舟次四月十  
有一日也

檢文述事

予任潯水之次年歲值考較時德化應童子試者二  
千餘人是日予奉太府委入場勸事日將晡復命收



卷予從案頭閱文三百有奇殊不愜意徐散步堦下見一童微髯清標年可二十餘伏几酣吟似乎獨有所得者揭其卷藁已盡脫正亦謄寫數行其名則葉蓀也葉生日予睇視久卽起而請曰願受教予讀其文不禁擊節曰閱君兩作筆力幾如俊鶻摩空但首藝正講處未免膩而俗矣宜亟爲淘汰歸于雅潔則英雄已在彀中葉生點頭曰是不數日府案發果冠一軍一時聞其事者服予爲知言次年學使者按臯予復遇葉生于場中因執手稱賀葉生日先生真吾

師也少頃幸不吝金針繼而葉生向予問布置法予出數語指示之葉生點頭而退不數日道案發果拔臯庠第三葉生遊泮後着藍衫揭手版謁予稱門下士不絕口以此推之文章有神交有道其信然歟獨怪予也一室篝燈消磨歲月局促棘闈中所歷凡四十晝夜亦未必盡如蚓結蛙蹲了無足觀乃高山流水悵矣空彈鼓瑟吹竽頽焉漸老回憶含毫慘淡之秋使得大手筆爲之片言指點如葉生與予相遇情事未必不邀孫陽之一顧卽率其一得以求當持衡

者之準繩或有如此番之府道兩公于葉生之文相  
投針芥作者閱者竟不啻若影之隨形若響之應聲  
亦何致北轍南轅若是乎竹窓無事偶檢平昔所撰  
耐莊時藝三百餘首繙閱吟哦忽感葉生事竊以爲  
閻汶如予實則明于鑑人而昧于自鑑輒不禁拍案  
狂叫覺紙上陳言雖經數十載之剔腎鏤心幾如朽  
籀敗荷總歸無用其所究竟不過供他人覆酒甕已  
耳嗟乎文章遇合誰爲爲之其可倖耶抑亦可慨也  
矣逾年科試葉生又以第一人冠軍食餼九江府庠

稱名下士





